

空房出租

我住在巴尔的摩市（Baltimore）。我家就在约翰·霍普金斯医院（The Johns Hopkins Hospital）门诊部的正对面。我们住楼下，通常把楼上的房间租给医院的门诊病人。

一个夏天晚上，我正在准备晚餐时，忽然听到敲门声。我打开门，见到一个长相极丑陋的老男人。我注视着他，心中暗想，“他的身高还不及我的8岁女儿啊！”他驼背又干瘪，更令人吃惊的是他的脸红肿破皮、歪向一侧。

www.rudiosai.org



但他的声音温和，亲切地问道：“晚安，請問有空房出租一晚吗？我今天早上从东部来诊治，明早才有巴士可搭回家。”

他说他从中午就开始找房间，但一直都找不到，“我猜想可能是因为我的脸看起来很可怕，但是医生说再治疗几次....，可能就会改善。”

我犹豫了一会儿，但是却被他的话打动，“我可以睡在走廊的摇椅上，明天一早就搭巴士离开。”我说会给他一张床，并请他在走廊休息等候。我问老人家是否要和我们共进餐。“谢谢你，我带了很多食物。”他举起一个褐色的纸袋说。

我洗好碗碟后，到走廊和他闲聊。我发现这个老人矮小的身躯里，有着一颗宽大仁厚的心。他告诉我，他以捕鱼为生，抚养着他的女儿，五个外孙，还有他的女婿，女婿由于背部受伤而残废了。

在他的语气中没有埋怨，每句话都以感恩和祝福开始；很明显的他患了皮肤癌，他感恩虽患病却没有疼痛，也感谢造物主给他力量支撑下去。

到了就寝时间，我给老人在孩子的房间安排了一张行军床。第二天早上我起身的时候，发现床单已经折好，而老人站在大门口。他婉拒早餐，临走去搭巴士前，他恳切地问道：“下次来看诊时，可以再来过夜吗？我不会给你添麻烦的，只要睡在椅子上就好了。”他又说：“你的孩子们让我觉得好像回到自己的家一样，大人也许会在乎我的脸孔，小孩却不会。”我向他保证，欢迎他再回来。

下一次到访，他早上7点就到我家门口，还带了一条大鱼和不少特大的生蚝送给我们。他说早上离家之前已经把蚝壳剥开、清洗以保新鲜。我猜想他的巴士在早上4点开车，为了清理鳞壳的工作，他必定非常早起。

接下来的几年，每次他来看诊时，都会带一些海产或是自己种的蔬菜作为礼物。有时候，他也会寄包裹过来，经济并不富有的他，必须步行 3 哩的路程去邮寄东西给我们，让这些礼物更显得珍贵。

当我收到这些贴心的礼物时，常会想起这位外貌丑陋的驼背老人第一次从我的家离开后，隔壁邻居所说的话：“你让那个丑八怪住下来吗？我把他打发走了！接待这样的人，可能会让你损失更多顾客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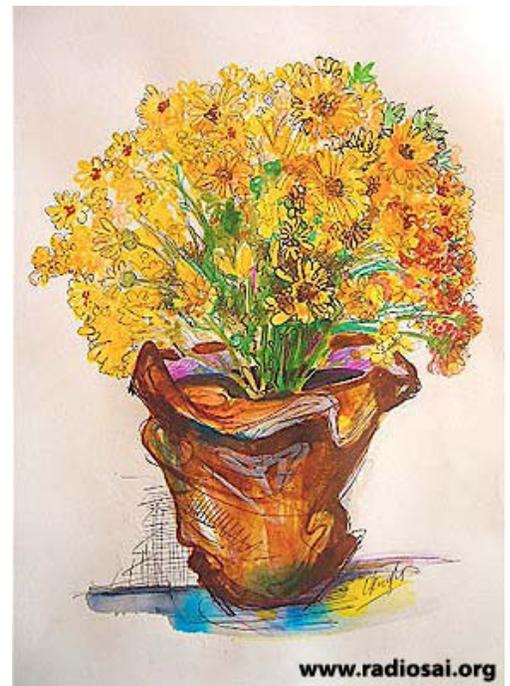
我们或许会因此失去一、两个顾客，但是真希望那些顾客能够认识他，那么他们的病痛也许就会减轻了。我知道我的家人庆幸能认识他，因为是他让我们学会如何毫无怨言地面对不如意的事，和以感恩的心去接受好事。

最近我拜访了一位朋友，她有一间温室。众多美丽的花草中，我注意到一株漂亮的金菊花，但却纳闷为何那株金菊花被种在一个凹陷、生锈的旧桶子里，我暗想：“如果这是我的花，我会把它种在最美丽的花盆里。”

朋友的解释改变了我的想法，“因为花盆用完了，我知道这株金菊将来会开得很漂亮，我想它应该不介意先待在这个旧桶子里吧。这只是暂时的，不久我就会把它移到花园去。”

我不禁会心一笑，因为我脑海里浮现天堂这一幕景象——神走向那位可爱老渔夫的灵魂说：“这是一个与众不同的美好灵魂，他不会介意先待在一个瘦小、扭曲的身躯里。”

事隔多年，如今这个美好的灵魂在神的花园里必定相当高大挺拔了吧！



同样的，导师赛峇峇叙述过圣哲亚斯达瓦卡拉（Sage Ashtavakra）的故事。虽然亚斯达瓦卡拉身体天生缺陷，在加纳克国王（King Janaka）的宫廷里的众多学者中，他的地位远远超越其他学者。导师笑称其他的学者为‘补鞋匠’，因为他们只在乎亚斯达瓦卡拉的皮肤。

让我们谨记，不可按外貌断定是非；身体最重要之处，并非皮肤而是心灵。如果心胸宽大，快乐就会围绕着我们，平静和安宁也会成为我们的朋友。

马来西亚沙迪亚赛理事会

原著/图：Radio Sai Listeners' Journal, Vol 6, Issue 5, May 2008

译：中文组